

★★★
JINGPIN
DUZHE

精品读者

原来，这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
他们相遇，然后相爱
只是，中间会经些波折



如果我能站起来吻你那该有多好啊！
我不是美人鱼
不能用踩在刀尖上的疼痛

来换取站立自由

幸运的是，我的王子肯为我矮下身来

行者

编

生命
因爱才动听

SHENGMING
YIN AI CAI
DONGTING

和我一样目视前方
这就够了

他让我相信

人世间的美好爱情是真的存在的

生命因爱才动听

行者 编

 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命因爱才动听 / 行者编. — 北京: 群言出版社,
2015.10

(精读读者)

ISBN 978-7-80256-911-9

I. ①生… II. ①行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3375 号

责任编辑: 侯莹金朝

封面设计: 丁语

出版发行: 群言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(100006)

网 址: www.qypublish.com

自营网店: <https://qycbs.tmall.com> (天猫旗舰店)

<http://qycbs.shop.kongfz.com> (孔夫子旧书网)

<http://www.qypublish.com> (群言出版社官网)

电子信箱: qunyancbs@126.com

联系电话: 010-65267783 652638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法律顾问: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

印 刷: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4

字 数: 170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56-911-9

定 价: 26.80 元



【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】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辑 生命因爱而动听

哑哥哥的担当 / 杨金凤	002
紧握木棒的黑孩子 / [美] R·赖特 李世勇 译	005
有女儿疼我就够了 / 黄了青梅	009
她押了一生的岁月 / [新加坡] 尤今	012
父爱，一首我没有读懂的诗 / 千北	017
吃白食的父亲 / 矫友田	023
妈妈从天堂归来 / 朵朵	027
六元钱买下爱 / 鲁小莫	030
轮回父女情 / 田小勇	033
生命因爱而动听 / 小帅	035
有女万事足 / 海中鱼	038

姐妹情深 / [美] 费思·安德鲁斯·贝德福德 张志霞 译	041
哥哥的糖葫芦 / 青梅	044

第二辑 母爱平衡线

奶奶的初恋情人 / [美] 阿诺德·费恩 何迅文 译	050
嫂子，长大后我娶你 / 一凡	053
我也是您的小棉袄 / 兰心草	059
我不做姐姐的器官捐献机器 / 阿水	062
给儿子一个干净的后背 / 戚祥浩	069
父母都在乡下过 / 南在南方	072
父亲的冰糖葫芦 / 霍忠义	074
母爱平衡线 / 张晖	077
母爱有灵 / 麦家	083
母亲是静候的小站 / 徐立新	086
喊一声妈妈我泪流满面 / 黄了青梅	089

第三辑 爱之壳

等到天亮你睁开眼睛，我就会回来 / 王发财	096
只翻阅过半册的小说 / 顾佳赞	098
大漠之恋 / 瑞雪	103
交 换 / 安妮宝贝	105
你只是从来不知道我也很爱你 / 凌霜降	109

冬季恋歌 / 郑虹 115

爱之壳 / 冯俊杰 125

第四辑 爱如芙蓉年年开

爱如芙蓉年年开 / 金子 127

他一直都很好 / 烟雨 131

为爱许个愿 / 闲妖 133

我曾经想吻你 / 风为裳 137

老鼠的爱情 / 金文吉 140

1982 年的 73 封信 / 欧晓鸥 142

1000 块拼图的爱情童话 / 叶梓 145

爱，有时需要悄悄进行 / 黄国庆 147

阿尔卑斯山上的放牛倌 / 黄雨欣 148

这辈子，我欠惠美一世的情 / 红盖头 152

第五辑 一秒钟的浪漫

一秒钟的浪漫 / 梁世龙 159

紫水晶的爱情秘密 / 晓桦 161

等不及 / 赵青新 165

一朵云一朵云地找你 / 佚名 甄春亮 译 166

恨一个人，爱一群人 / 包利民 169

那一年，我的错 / 郭鲲 172

有一种爱叫放手 / 蓝色妖言 176

双城之恋 / 南在南方 180

第六辑 神秘的45封情书

第 101 次求婚 / 叶倾城 186

第三封信把你遗忘 / 啊呀呀 19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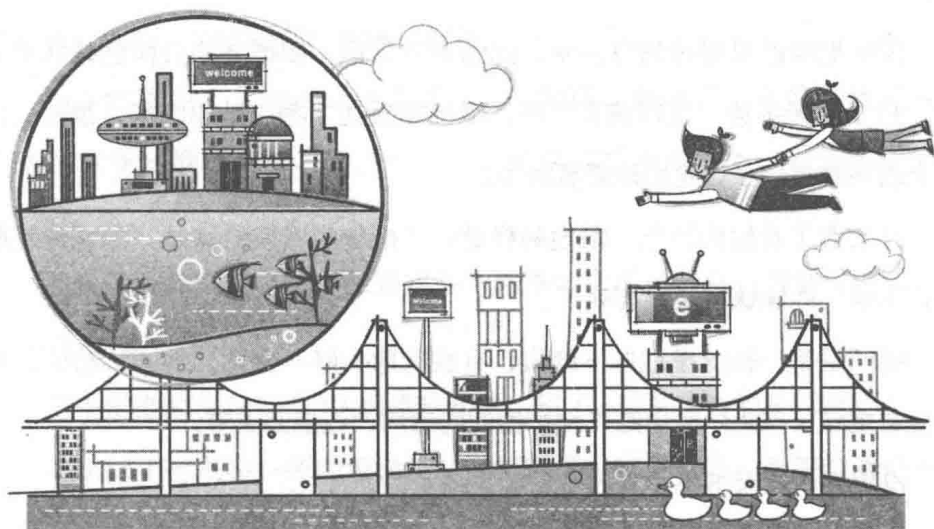
“夏一强是个大混蛋！” / 王文云 197

压在箱底的红舞衣 / 红狐 202

终极之爱 / 蔡玉明 206

神秘的 45 封情书 / 刘郎 211

第一辑
生命因爱才动听



哑哥哥的担当

◆ 杨金凤

病房里有个患尿毒症的乡下女孩，名叫小小。陪她来的哥哥是个哑巴，整天挂着一张笑脸。女孩的命很苦，自小失去父母，是哥哥一手把她拉扯大的。家里钱都花光了，哥哥不肯看着妹妹在家等死，用自己做的小木车，一路风餐露宿，推着妹妹来到省城大医院。

医生被他们的兄妹真情感动，院方研究决定免费为女孩做换肾手术。这捐肾人，自然就是她的哑巴哥哥。

医生带哑巴哥哥去做配型检查，一切都很顺利，手术时间也迅速确定下来。

医生把哑巴哥哥带到办公室，比画着告诉他，要把他的肾换到妹妹身体里。打了半天手势，说得满头大汗，哑巴哥哥这才明白是咋回事。顿时，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吃惊地望着医生。

医生看了看他的脸色，跟他解释道：“把你的肾换给妹妹，你妹妹就能活；不换，你妹妹很快就要死了。”

哑巴哥哥一脸沉重地低下脑袋，有些犹豫。好一会儿，他才抬起头，朝医生重重点了点头。医生高兴地拍拍他的肩膀，让他回去等。

没想到，当天下午，哑巴哥哥就失踪了。

医生问小小：“你哥哥到底去哪儿了？走的时候，跟你说什么了吗？”



小小说：“他告诉我，要回家一趟。”

医生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想起跟哑巴哥哥说换肾的时候，他的脸色不好看。医生不禁皱起眉头：“马上就要进行手术了，他还跑回家干什么？”

一切都准备妥当，就等着这个肾源了，可关键时刻，他居然失踪了。而病人的病又拖不起，这可把医生急坏了。

又过了一天，哑巴哥哥还是没有出现。整个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知道了这件事，大家虽然嘴上不说，心里都猜到了，哑巴哥哥一定是跑了，过去，医院也常发生这样的事。

由于担心小小受不了这个打击，医生和护士都没有在她面前问起哥哥。尽管这样，小小从大家的脸上也看出来，脸上再也看不见笑容，整天只是默默地流泪。

手术时间很快就到了，这时，一个人急匆匆的冲进病房。一看，居然是失踪多日的哑巴哥哥。

小小见到哥哥，惊喜交加，迫不及待地向哥哥打着手势问话。哑巴哥哥嘴里哇哇叫着，也比画着向妹妹打起手势。

小小怔了怔，又飞快地用手语打出一句话。就这样，兄妹俩用只有他们能懂的手语交流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妹妹突然泪如雨下，扑到床上痛哭不止。

在场的人都糊涂了：“这到底是咋回事？”不过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手术还得推迟。

医生疑惑地问小小：“大家都想知道，刚才，你和哥哥到底在说什么？”

小小抹了把眼泪，哽咽着说：“我问哥哥回家干什么，医院免费给咱做手术呢。哥哥说他知道，他这几天，把家里的地都种下了庄稼。怕我做手术

后干不了活；劈了一天的柴，可以烧半年；还有，水缸里也挑满水了。”

医生惊讶地问：“你哥为什么这样做？”

小小脸上又是笑又是泪，说道：“我也是这样问哥哥，哥哥说，医生要把他的肾换给我。哥哥还说，等做完手术，就把他在城里火化，包点骨灰回去就好了，拉回去要花很多钱的。”

在场的人恍然大悟：原来，哑巴哥哥并不是丢下妹妹跑了，而是回家给妹妹准备好手术后的一切。他以为把自己的肾换给妹妹，自己就要死了。



紧握木棒的黑孩子

◆[美]R·赖特 李世勇 译

那天晚上，母亲告诉我：从今后我必须学会到食品店买东西。母亲领我到大街拐弯处的食品店走了一趟，让我记住道怎么走。我激动不已，觉得自己一下子长成了大人。

第二天下午我就拎着篮子沿着人行道去那家食品店买东西。

当我走到街道的拐弯处时，突然，一伙流氓窜了出来。他们揪住我的衣领，把我推倒在地。他们夺走了篮子，抢去了我的钱。我惊慌失措地回了家。

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母亲，可是她没作声，随即坐下来，写了一张所买东西的清单，给了我更多的钱，又打发我去食品店。我踌躇地走上了大街，发现还是那帮小痞子在路边闲逛，我掉头飞奔回家。

“又怎么啦？”母亲问我。

“还是刚才那群流氓，”我战战兢兢地回答，“他们还会揍我的。”

“我要你自己去对付这些人。”她平淡地说道，“好，去吧。”

“我害怕。”我乞求道。

“走吧，不要理睬他们。”她告诉我。我走出家门，径直沿人行道走去，祈祷着——那群小流氓别再骚扰我。

然而，正当我走到几乎和他们并排的时候，其中一个突然喊道：“看，

还是那个黑小子。”

地痞们向我走过来了。我感到心惊肉跳，但马上转身狂奔起来。很快，我被追上了。他们把我揍倒在人行道上。我哭喊，恳求，用两脚使劲蹬，但终无济于事，没逃脱被殴打的噩运。他们掠走了我手中的钱，扯住我的两脚猛拽，朝我的脸上凶狠地抽扇。最后，我又是哭着走回家。

母亲在门口遇见了我。

“他们打……打……打我。”我边抽泣边委屈地说：“他们抢……抢……走了钱。”我正要迈上台阶，渴望着躲进“家”这个避难所。

“你不要进来。”母亲阴沉着脸警告我。

我吓得退回原地，瞪大了眼睛看着母亲，心中无限委屈。“可他们一直追着打我。”我哭诉着。

“那你就给我站在该站的地方。”母亲用吓人的声调说道，“今天晚上我非教你学会挺起腰板儿不可，并且让你学会怎样保护自己。”说着，她走进屋去。我只是战战兢兢地等着，不知道母亲要做什么。

不一会儿，母亲出来，拿出更多的钱和另一张买东西的清单，而且，另一只手中拿着一根又长又重的木棒槌。“带上这些钱和这张清单，还有这根木棒槌，”她说，“去，到商店把东西买来。”

我疑惑了——母亲在教我打架——这是她以前从没有做过的事。

“可是，我怕……”我嗫嚅着。

“要是买不了东西，你就不要进这个家门。”母亲冷冷地说。

“他们会欺负我，他们……”

“那你就待在外面，不准回来！”

我攒足了力气向台阶上冲去，试着挤过母亲，闯进屋里。可随即而来



的，是脸颊上重重的一记耳光。我被抽到了大街上。我哭求着：“妈，求求您让我明天再买吧！”

“不行！”她说，“现在就去。你要是空手回来，我非揍你不可。”

“砰”的一声，母亲关上了门，上了保险。

那伙流氓就在我的身后。只身一人面对这阴森的道路，我惊悚地颤抖着。只有两条路可走，或是回到家里，或是远离家门。我攥着木棒，边抽泣边思索，如果我回到家里，最终也躲不过被母亲打一通，而且自己丝毫不会对此做什么改变，然而，如果我要是走上街头，去面对那些无赖，那么至少可以获得机会——用木棒和他们较量较量，看到底谁输谁赢。

我慢慢沿街走着，接近了那伙地痞。我握紧木棒，紧张得几乎停止了呼吸。

我已经站在他们对面了。

“黑小子，又来啦。”狂吼浪笑着，他们很快把我围住，其中一个正要抓我的手。

“我他妈宰了你们！”我从牙缝中挤出了这样一句话。随着我的吼声，手中的木棒早已使一个地痞的脑袋开了花。接着又是一棒，闷住了另一个流氓。就这样，我打倒了一个又一个，把刚才的怨恨和愤怒全都倾注在这根大棒上。我明白，只要我停歇一秒钟，痞子们就会缓过劲，所以我要把他们一个个闷倒，不能让他们有机会再爬起来。我呐喊着，挥舞着，眼睛里浸满了泪水。刚才所遭受的殴打，所受的屈辱，一幕幕又在脑子里呈现。阵阵余悸使我每抡动一次大棒都用上全身每一分气力。

挨过一顿猛击，小流氓个个狂呼乱喊，抱头鼠窜。有个地痞瞪大了眼睛看着发生的这一切，一点也不相信这就是刚才那个任他们肆意欺侮耍弄的黑

小子。他们大概从来也没看见过这样的疯狂愤怒。

我站在那儿喘吁着，叫骂着，激他们上前来斗。当发现小流氓们真的吓破了胆时，我就急追过去。他们喊着、叫着飞跑进各自的家。

随后出现在街道上的是那些地痞的父母们，他们是来吓唬我的。是平生第一次吧，我冲着大人们高声喊喝。我警告他们，如果要找我的麻烦，那我让他们尝尝我木棒的滋味。

最后，我终于走到商店，买了东西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仍紧握木棒，准备着再次用它保护自己。可是，这回连个流氓的影子都没有碰上。

就是那天晚上，我赢得了在美国孟菲斯城的街道上行走的权利！



有女儿疼我就够了

◆黄了青梅

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场面很是轰动，小区里沸沸扬扬的，几乎家家户户都出动了，院子里有警察，还有记者，她就在这群人中间站着，揉搓着手，一脸的惶恐。等到别人把我拥到她面前的时候，她倒有些愣了，试探着叫我的名字：“秋和，秋和。”见我没什么反应，她咧开嘴巴便哭了。有人说：“小娣，这是你的妈妈。”于是，我在被拐卖了五年之后，见到我的生身母亲，恢复了我的“本名”——沈秋和。

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家是快乐的，但是，她的男人只要一回来，家便是冷的。她一个人以超常的热情张罗着，向她的男人絮絮叨叨地说我又考了第一名，或者是哪个菜是我特意为他做的。男人不正眼看我，最多哼一声，鼻子眼睛里冒出来的都是不屑。她宽慰我：“你爸爸就这德行，其实很疼你。”她买了很高级的文具盒和各种零食，说是她男人买给我的，要我下次在他回来的时候乖巧一点。半年的时间，她就这样来来回回地在我和那个男人之间折腾着。

后来，她的男人一回来，她便把我送到邻居家，我问她为什么，她说：“我们聊点大人的话。”我知道不是，因为她每次眼睛都是红的。有一次，我跑出来贴着墙根听，听到她说：“把她扔哪儿啊，做人哪能那么狠心？”然后便是她的哭声，一声接一声的。等到她把我往回接的时候，她跟邻居有

说有笑，丝毫看不出伤心。

有几次，夜里听到她哭，我心里难过得很，想跟她聊聊，我刚张口，她便说：“晚上别提伤心事，难过的事情留到明年再说就不算什么了。”她的身子背对着我，肩单薄而瘦小。我伸过手去想摸摸她，她却推开我，嚷嚷让我快睡。

两三个月后，她离了婚，她说：“还是现在轻松，省得整天挂念。”我越发惊骇于她的安静，她宽慰我说：“这世上，满是生了病还不想死的人，别瞎操心，我还有你呢。”

好在她开了个百货店，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。

我要结婚的时候，她忽然又变了，仿佛得了婚前恐惧症的是她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同样的话，搁她那儿说出来总是难听得很。我让她先去吃饭，她说：“又不是猪，等你一会儿饿不死。”我让她别太累，她说：“不累，不累吃什么？”

那么亲的人，忽然间又陌生了。我结婚的前一夜，几近黎明的时候，她坐在我的床边，像18年前那样，叫我的名字“秋和”，声音低低的，全是不舍。我装作睡着了，泪湿了整个枕巾。在她身边待了18年的唯一的亲人，在天亮的时候，却要由她披上婚纱送出门去。

后来，我生下儿子，在医院里待的三天里，她一点都没合眼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外孙，抽空便絮叨：“谁谁家的女人看孩子的时候，让孩子在身后追着跑闹，再一回头孩子就没有了；谁谁家的孩子，有人说可爱要抱抱，抱上车就跑了……”我有时会说她，请给点有新意的说法，她就瞪着眼睛着急，说：“抢孩子还有什么新意的说法？你安心坐月子吧。”

今年年初，她跟我来到省城，我手把手地告诉她城里人的复杂，她嫌我